



2018年1月1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二十一份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  
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  
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  
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  
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2018年3月5日重发。



2017年12月29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依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第(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第(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一份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一份报告

### 摘要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sup>a</sup>失去对其余所有城市地区的控制。该团体继续变成一个指挥架构呈扁平形、关联者日益自主行事的恐怖组织。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全球斗争必须将重点放在较不起眼的国际网络所构成的威胁上。“旅行未遂者”，<sup>b</sup> 连同伊黎伊斯兰国的同情者、回返者和迁移者，给会员国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伊黎伊斯兰国企图向合法经济注入资金，加上更多资金流入收复地区的重建工作，将不得不对反措施作出调整。

全球基地组织网络仍具韧性，在若干地区，它造成的威胁超过伊黎伊斯兰国。尽管受到军事压力，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却日益成为整个基地组织的通信枢纽。在北非和西非，基地组织关联者和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团体加强了活动；而在东非，青年圣战运动(SOe.001)的势力远超伊黎伊斯兰国的各个团体。在南亚，基地组织关联者和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利用阿富汗动荡的安全局势。菲律宾当局收复马拉维市堪称军事上的一大胜利，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关联者在城中一度盘踞却占了宣传之利，可能会对该区域产生长期影响。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全球的流动继续放缓，据报只有个别案例。然而，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控制的领土显著减少，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将不得不做出选择，即，是加入其他团体还是离开该区域。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 2396(2017)号决议标志着安理会在克服回返者和迁移者带来的难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sup>a</sup>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QDe.115)。

<sup>b</sup> “旅行未遂者”一词指的是表明有意前往冲突地区，但因会员国加强管制措施而无法成行的激进人士。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	5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不断演变的威胁.....	5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去领土控制之后的转型 .....	5
二. 区域趋势 .....	6
A. 黎凡特 .....	6
B. 阿拉伯半岛 .....	8
C. 非洲 .....	10
D. 欧洲 .....	14
E. 中亚和南亚 .....	15
F. 东南亚 .....	17
三. 影响评估 .....	19
四. 制裁措施 .....	20
A. 旅行禁令 .....	20
B. 资产冻结 .....	21
C. 武器禁运 .....	22
D.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	23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4
附件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	25

## 一. 威胁概述

###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不断演变的威胁

1. 2017年下半年,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菲律宾南部受到战略性军事重创。作为回应,该组织继续强调对外袭击。与此同时,全球基地组织网络仍保持强大的复原力。在索马里和也门等一些地区,基地组织关联者仍是主导性的恐怖威胁。它们频频发动攻击和未遂行动。在西非和南亚,基地组织关联者对会员国造成的严重威胁不亚于伊黎伊斯兰国,而伊黎伊斯兰国目前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2.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的转型,其注重攻占领土的特点正在消失。伊黎伊斯兰国从广泛的社会阶层招募的能力也可能因此削弱。伊黎伊斯兰国以前可以标榜自己是原国家结构,并因此吸引了一些愿为建立所谓“哈里发国”效力的人士,然而现在,伊黎伊斯兰国潜在的招募对象只剩下那些主要动机是打仗或进行恐怖袭击的人士。这一切,加上会员国加强了控制措施,对新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总体流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全球的流动近乎停止。

3. 会员国强调指出,一直以来,在准备袭击时,这两个组织的一些成员愿意并能够相互支持(见 S/2016/629,第3段)。因此,至少在某些地区,两个网络有可能合流将是一个潜在的新威胁。此外,基地组织继续突出宣传潜在的新一辈领导人,如哈姆扎·本·拉登(见 S/2017/573,第30段),显然是试图向其同情者展现一个较为年轻的形象。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去领土控制之后的转型

4.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断遭受重大军事压力,因而失去了对两国城市地区的控制。这些挫败导致伊黎伊斯兰国被迫演变,并继续从一个层级制组织、重在攻占领土的团体,转变成一个结成网络、强调在冲突地区内外进行恐怖袭击的团体。<sup>1</sup> 会员国强调指出,这个正在出现的新全球网络具有扁平状结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对其关联者的行动很少进行指挥和控制。

5.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宣传机器也在进一步下放权力,其素材的质量则持续下降(见 S/2017/35,第17段; S/2017/573,第20段)。例如,会员国强调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一些袭击负责,而这些袭击与该团体并无想象中的关系。此外,Rumiyah等一些在线出版物已经停刊。尽管其公共宣传机器变坏,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伊黎伊斯兰国的成员和同情者仍然能够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加密技术和黑网相互沟通,并鼓动和促成袭击。这些能力,加上“旅行未遂者”增多,恐怖主义团体招募关键基础设施内部人员所构成的持续威胁,<sup>2</sup> 返回者和迁移者

<sup>1</sup> 会员国资料。这一转型已持续一年多。见 S/2017/573,第16和17段。

<sup>2</sup> S/2017/573,第10段;第2341(2017年)号决议。

带来的领导能力以及加强了恐怖行动能力并将这类能力注入早已存在的激进同情者网络中，都是会员国关切的重大问题。

6. 由于目前的转型，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第一阶段，因该团体固守领土，其战斗人员，包括冲突地区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较易发现。而在下一阶段，寻找那些构成威胁的人士将会越来越难。因此，就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伊黎伊斯兰国已知成员的身份进行信息共享仍将十分重要。制裁名单仍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全球文书。

## 二. 区域趋势

### A. 黎凡特

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到军事压力，致使该团体失去大片领土。随着伊拉克的卡伊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德尔祖尔、拉卡和 **Albu Kamal** 被收复，该团体对两国的主要城市均不再有控制权。<sup>3</sup> 然而，据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小组仍在大多数已收复城市内继续运作。此外，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乡村和伊拉克北部沙漠，仍残留着小股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会员国指出，**Jaysh Khalid Ibn al-Waleed (QDe.155)**在叙利亚南部统领 700 至 1 500 名战斗人员。几个会员国报告说，在拉卡、德尔祖尔和 **Albu Kamal** 被收复之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往北方，可能打算从北部边界越境逃离。另一小股战斗人员则向该国南部转移。<sup>4</sup> 鉴于局势变幻不定，会员国无法准确估计，究竟有多少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滞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8. 成员国强调指出，由于伊黎伊斯兰国留下大量诱杀装置和简易爆炸装置，摩苏尔和拉卡等已收复地区的清理工作举步维艰。实现稳定的努力也因此放缓。

9. 在军事失利的同时，一度收入甚丰的伊黎伊斯兰国自 2015 年以来，收入下降了 90% 以上。<sup>5</sup> 该团体最近丢失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几处油气田，包括 **Al-Omar** 油田、**Al-Tanak** 油田和 **Conoco** 天然气田。这对于一向依赖碳氢化合物收入的伊黎伊斯兰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挫折。<sup>6</sup> 然而，通过对销售敲诈勒索以及对检查站进行控制，伊黎伊斯兰国仍可继续从碳氢化合物贸易中牟利。<sup>7</sup> 伊黎伊斯兰国仍可获得有限的石油，不过，从它掌握的油量来看，这些石油可能是自

---

<sup>3</sup> 会员国资料。

<sup>4</sup> 会员国资料。

<sup>5</sup> 会员国资料。

<sup>6</sup> 会员国资料。直到最近在德尔祖尔省失守领土前，伊黎伊斯兰国每个月有数百万美元石油收入。

<sup>7</sup> 会员国资料。

用，而不是用来创收。<sup>8</sup> 相反，正如监测组以前所报告的，伊黎伊斯兰国有望恢复采用“伊拉克基地组织式”的筹资战术(见 S/2017/35，第 22 段)。

10.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得以维持和隐藏的储备规模尚不清楚，监测组收到的资料却显示，资金继续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流向其分支机构。由于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利，这些分支机构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全球品牌日益重要。<sup>9</sup> 目前，关联者正在设法将其收入多样化，以便不依赖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做到自立。<sup>10</sup>

11. 伊黎伊斯兰国依靠遍布中东的现成网络和服务商，利用哈瓦拉和现金运送人调动资金。<sup>11</sup> 这些服务商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提供合法和非法的金融服务，有能力采用贸易洗钱等复杂手段。<sup>12</sup> 当这些服务网络因被捕等原因中断时，伊黎伊斯兰国能够作出调整并建立新路线。<sup>13</sup>

12. 伊黎伊斯兰国渗透到了该区域的合法企业，具体办法是，利用可以进入金融体系且看似无关或“清白”的人士作为前台，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在后台操纵。<sup>14</sup> 成员国担心，伊黎伊斯兰国可以通过这类伊黎伊斯兰国相关企业，如货币兑换所、农业、房地产和建筑公司，来牟取利润，并在地方、区域和国际上投资洗白的黑钱。<sup>15</sup>

1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存在伊黎伊斯兰国相关个人可能企图卷入其管辖范围内合法企业的风险，并鼓励会员国根据其国家法律和条例，在相关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中提高对这一风险的认识，还鼓励它们加强警惕和遵循适当的尽职调查程序，以减轻这一风险。

14. 会员国继续感到关切的是，随着国际援助开始流入解放地区，伊黎伊斯兰国有了更多的赚钱机会，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可介入建筑公司等当地企业。<sup>16</sup> 因此，必须小心选择重建资金投放的对象，以免落入不法之徒手中。<sup>17</sup> 同样，随着伊黎伊斯兰国从冲突地区经营财务活动的的能力继续受限，必须确保伊黎伊斯兰国

<sup>8</sup> 会员国资料。

<sup>9</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S/2017/467，第 12 段。

<sup>11</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S/2017/573，第 2 段。

<sup>12</sup> 会员国资料。

<sup>13</sup> 会员国资料。

<sup>14</sup> 会员国资料。

<sup>15</sup> 会员国资料。

<sup>16</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S/2017/467，第 16 段。

<sup>17</sup> 会员国资料。

无法在该区域国家内建立金融枢纽。因此，更新制裁名单，以此作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逃避行为的手段，将极为重要(见 S/2017/35，第 66 段)。

1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指出滥用援助和重建资金的风险，并鼓励会员国根据其国家法律和条例，在参与冲突地区稳定和重建工作的相关组织和公司中提高对这一风险的认识，促使在项目实施阶段提高警惕和加强伙伴审查。

16. 若干会员国向专家组强调，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QDe.137)仍是基地组织在全球最强、最大的关联团体之一。努斯拉阵线的目的是，利用威胁、暴力和物质奖励手段，吸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较小团体。<sup>18</sup> 努斯拉阵线已重新开始强迫征兵，包括招募未成年人。<sup>19</sup> 在黎凡特解放组织联盟内部，努斯拉阵线依然是主导力量，统领 7 000 至 11 000 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并在伊德利卜省内设有主要基地。<sup>20</sup>

17. 阿布·穆罕默德·贾乌拉尼(QDi.317)对黎凡特解放组织的领导权继续受到努斯拉阵线内一些人的挑战。他们认为，该团体应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而不应只注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局势。<sup>21</sup> 据会员国评估，这些分歧导致形成了一个后来名为 Ansar al-Furqan 的团体。该团体成员有 Sami al-Aridi(未列名)和 Iyad Nazmi Salih Khalil(QDi.400)等著名强硬派神职人员。双方都坚持，该团体只能在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sup>22</sup> 的监管下运行。2017 年 11 月，扎瓦希里对黎凡特解放组织的行为，特别是其“逮捕”了几名效忠基地组织的神职人员，进行了公开批评。<sup>23</sup>

18. 在资金方面，努斯拉阵线似乎基本上自给自足。<sup>24</sup> 该团体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利用在伊德利卜省的根据地(介入面包店和工厂等当地企业并从中牟利)和检查站赚钱。其他赚钱方式还包括，绑架勒索当地商人，接管其他团体的资源和钱财或“战利品”，利用慈善活动和援助以及通过慈善机构在当地筹款。<sup>25</sup> 一些

<sup>18</sup> 会员国资料。

<sup>19</sup> 会员国资料。

<sup>20</sup> 会员国资料。

<sup>21</sup> 会员国资料。

<sup>22</sup> 会员国资料。

<sup>23</sup> “Let us fight them as a solid structure”，As-Sahab 媒体基金会，2017 年 11 月 28 日。

<sup>24</sup> 会员国资料。

<sup>25</sup> 会员国资料。



会员国还强调指出，努斯拉阵线继续在其控制的领土上抢劫文物，从中牟利。<sup>26</sup> 由于有资金来源，努斯拉阵线得以巩固其主导地位。<sup>27</sup>

## B. 阿拉伯半岛

19. 据会员国评估，基地组织仍是阿拉伯半岛内的一个严重威胁。半岛基地组织继续策划对外袭击，包括最近对广大中东地区的袭击。2017年7月挫败的一起针对约旦的阴谋即为一例。这起袭击是半岛基地组织副首领 Khalid Omar Batarfi(未列名)在也门策划的。<sup>28</sup>

20. 在也门，半岛基地组织继续在 Mukalla、夏卜瓦和马里卜运作。在马里卜省 Jubah 和 Rawdah 地区、Wadi 县称作 Mujan 的村庄、Mahfad 县称作 Jabal 的地区、Mudiyah 县称作 Sadd Wajd 的地区附近，以及 Lawdar 县称作 Junh 的山区，均发现了该团体的一些首领。<sup>29</sup> 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和战斗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联姻，加强了与也门各部落和家族的关系。此外，会员国强调指出，半岛基地组织正在开展和资助社会活动，以便向也门社区展现其管理能力和人道主义能力。

21.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在基地组织核心的宣传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见 S/2017/573, 第 30 段)。除 Inspire(英文杂志)之外，Al Masra(阿拉伯文杂志)正在成为主要渠道之一，基地组织核心、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以及青年圣战运动(SOe.001)的首领接受了该杂志的采访并在杂志上宣布发动袭击。据会员国评估，也门的半岛基地组织是整个基地组织的通信枢纽。

22.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不断地受到军事压力。在过去六个月中，空袭铲除了该组织的许多现场指挥官和大量战斗人员，也削弱了其财力。<sup>30</sup> 因此，半岛基地组织目前试图避免与当地部落发生冲突。<sup>31</sup> 为扩大影响力和招募更多人手，该团体正在进行改组。根据成员国资料，2017年10月，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 Qasim Mohamed Mahdi al-Rimi(QDi.282)任命了一名也门国民、萨那伊曼大学毕业生 Abdullah Mubarak(未列名)担任伊斯兰教法官，取代已故的沙特国民 Ibrahim

<sup>26</sup> 例如，据一会员国报告，努斯拉阵线邀请该区域潜在的外国买家购买伊德利卜博物馆的文物。最近，一个会员国发起了将努斯拉阵线掠夺的文物归还原主的进程。

<sup>27</sup> 会员国资料。

<sup>28</sup> 会员国资料。

<sup>29</sup> 会员国资料。

<sup>30</sup> 会员国资料。

<sup>31</sup> 会员国资料。

al-Rubaysh。此外，该团体还任命了各区域的一批新“埃米尔”。这些“埃米尔”听命于该组织的军事指挥官 Ammar al-San'ani(未列名)。<sup>32</sup>

23. 成员国报告说，半岛基地组织行动人员使用加密即时讯息应用程序和无线设备。这些设备已分发给该团体的“埃米尔”和安全藏身处的所有者。自 2017 年中旬以来，由于半岛基地组织持续受到打压，其财务状况进一步变坏；该团体因而向也门部落和军火商出售武器弹药，以筹集资金。<sup>33</sup> 其他收入来源则包括抢劫银行、绑架勒索和敲诈。<sup>34</sup>

24. 尽管半岛基地组织目前存在困难，据成员国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的势力仍然不及半岛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小组活跃于亚丁、贝达和 Qayfah 的一些地区，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该团体还对数名也门官员在亚丁被刺负责。<sup>35</sup> 2017 年 11 月 29 日，在也门的伊黎伊斯兰国宣称，对亚丁财政部的汽车爆炸事件负责；伊黎伊斯兰国核心 Amaq 通讯社称，最多有五名警卫丧生。

## C. 非洲

### 1. 北非

25. 会员国对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埃及团体的复原力表示关切，并指出，有两个不同分支在该国境内运作。在西奈半岛，2014 年 11 月公开宣布效忠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sup>36</sup> 的耶路撒冷支持者(见 S/2017/35，第 41 段)仍继续活跃。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埃及内地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增加了曝光率。<sup>37</sup> 根据成员国资料，耶路撒冷支持者的力量相对强大，统领的战斗人员可能多达 1 000 人。该团体对内地的小组并无控制权，但两个团体有一定程度的协调。

26. 2017 年 10 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在目前集结的北西奈，抢劫了阿里什的银行，获得了额外资金。2017 年 11 月，该团体袭击了 Al-Rawda 附近的一座清真寺，杀死 300 多名朝拜者。<sup>38</sup> 该团体继续依靠当地一些贝都因部落的支持，开办临时训练营，制造简易爆炸装置，储存武器和爆炸物，并策划行动。<sup>39</sup> 与此同时，其他贝都因人则与安全当局合作。<sup>40</sup> 会员国报告说，耶路撒冷支持者控制着半岛

<sup>32</sup> Ammar al-San'ani 据信是也门国民 Ibrahim Ali Mas'ud al-Sanfi 的化名。他是已故 Nasir al-Wuhayshi 的姻兄(会员国资料)。

<sup>33</sup> 会员国资料。

<sup>34</sup> 会员国资料。

<sup>35</sup> 会员国资料。

<sup>36</sup> 列名为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 (QDi.299)。

<sup>37</sup> 会员国资料。

<sup>38</sup> 会员国资料。

<sup>39</sup> 会员国资料。

<sup>40</sup> 会员国资料。

上的一些走私路线，运送现金和武器，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迁移过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也参与其中。耶路撒冷支持者还继续通过该区域的第三国，接收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资金。<sup>41</sup> 其目前的“埃米尔”Abu Usama Al-Misri(未列名)来自埃及内地。

27. 在埃及内地，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同情者的多个小组仍在运作。<sup>42</sup> 据会员国评估，这些小组对一连串袭击科普特人社区的事件负责。一个会员国声称，被控参与袭击的数名人士已被逮捕。而在埃及和利比亚的沙漠边界上，两国的伊黎伊斯兰国组织有跨境交流，利比亚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高级成员还是耶路撒冷支持者协商委员会的成员。<sup>43</sup>

28. 尽管在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对利比亚的威胁有所减轻，然而，伊黎伊斯兰国打算重建其能力。会员国指出，该组织被驱散的战斗人员转入地下保存力量。一些伊黎伊斯兰国小组，特别是德尔纳、Sabratah、苏尔特南面和巴尼瓦利德的小组，由于最近有利比亚南部转来的战斗人员，加上有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迁移者和回返者，力量得到了增强。<sup>44</sup> 一个会员国概述说，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正在苏尔特盆地重新集结，并试图与部落网络联系，以扩大其存在。该团体通过不时地发动恐怖袭击，继续显示其相关性(见 S/2017/573，第 33 段)。

29. 会员国报告说，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区域关联团体的战斗人员正前往利比亚，与伊黎伊斯兰国建立联系并主要在训练、武器供应和后勤支援方面进行协作。博科哈拉姆战斗人员<sup>45</sup> 也在利比亚境内设有小组。<sup>46</sup> 会员国还对博科哈拉姆成员可以利用利比亚西部边界和东南部边界进入区域内其他国家表示关切。<sup>47</sup> 据会员国评估，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首领可能会转移到西非和萨赫勒包括马里在内的其他冲突地区。<sup>48</sup>

30. 会员国报告说，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对人口偷运和贩运网络“征税”。尽管偷运者，包括文物贩子，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紧密合作，然而，伊

<sup>41</sup> 会员国资料。

<sup>42</sup> 会员国资料。

<sup>43</sup> 会员国资料。

<sup>44</sup> 会员国资料。

<sup>45</sup> 列名为“人民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QDe.138)。

<sup>46</sup> 会员国资料。

<sup>47</sup> 会员国资料。

<sup>48</sup> 会员国资料。

黎伊斯兰国自己并不经营这些网络。<sup>49</sup> 伊黎伊斯兰国还在利比亚设置路障和流动检查站来敛财。<sup>50</sup>

31. 与上一个报告期相比，突尼斯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然而，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威胁依然存在。自称是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的 **Jundal al-Khilafah** 继续在突尼斯山区进行小组活动。<sup>51</sup>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Uqba bin Nafi** 营也在该国保持存在。<sup>52</sup> 这两个团体都声称最近在突尼斯发动了袭击。突尼斯当局则组织了一场战斗，逮捕或消灭了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区域的一个成员国还对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sup>53</sup> 继续对突尼斯和该区域构成威胁表示关切。

## 2. 西非

32. 会员国报告说，2017年期间，大多数的萨赫勒恐怖主义实体已经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各团体之间的对抗行为。马里的局势依然严峻。基地组织联盟，即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见 [S/2017/573](#)，第1段和第37-39段)成功地将各部落和族裔的效忠人员联合起来。自2017年3月以来，该联盟对一系列针对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的致命袭击负责，<sup>54</sup> 并于11月8日袭击了马里总理的一个车队。2017年7月5日，该团体首次与尼日尔部队发生对峙。<sup>55</sup>

33. 会员国强调指出，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构成的威胁继续蔓延至马里中部和南部以及邻国。在布基纳法索，2017年8月13日在瓦加杜古的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发生了一次复合式袭击，18人遇害；此次袭击与以往在巴马科、大巴萨姆和瓦加杜古发生的袭击类似。四天后，据称一个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伊斯兰辅士组织对一辆军车发动了一次地雷袭击。<sup>56</sup> 该团体控制着大约100名战斗人员，并对2017年12月袭击 **Nassoumbou** 的一个军事基地负责。<sup>57</sup> 该团体仍然活跃在布基纳法索的苏姆省和乌达兰省。在该地区较强大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仍然是由 **al-Sahrawi** 领导的穆拉比通组织(QDe.141)的一个派别(见

<sup>49</sup> 会员国资料。

<sup>50</sup> 会员国资料。

<sup>51</sup> 会员国资料。

<sup>52</sup> 会员国资料。

<sup>53</sup> 几名突尼斯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伊黎伊斯兰国内担任高级职位。

<sup>54</sup> 例如，2017年9月20日在基达尔以及2017年11月9日在杜安扎附近袭击马里稳定团。

<sup>55</sup> “Niger: la coalition terroriste d’Iyad Ag Ghali revendique l’attaque de Midal”,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2017年7月10日。

<sup>56</sup> 据会员国评估，该团体由 **Jafar Dicko**(未列名)领导。

<sup>57</sup> 会员国资料。

S/2017/35, 第 43 和 44 段)。<sup>58</sup> 据一个会员国称, 该伊黎伊斯兰国派别依然活跃在尼日尔和马里, 并正在利比亚境内发展联络方。

34. 但是, 该区域的许多袭击没有某一特定团体声称对此负责, 这对分析威胁状况的会员国安全部队构成了挑战。<sup>59</sup> 此外, 尽管最初的袭击集中针对国内和国际的军事和安全部队, 但是当地民众成为袭击目标的情况不断增加。<sup>60</sup> 同 2012 年至 2013 年的情况一样, 教师常常受到威胁, 从而迫使该地区数百所学校关闭, 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sup>61</sup>

35. 会员国强调指出, 博科哈拉姆和伊黎伊斯兰国“西非省”通常继续在各地开展行动, 并采取不同的战略和战术(见 S/2017/35, 第 45 段)。迄今为止, 这两个团体之间似乎没有发生冲突。博科哈拉姆继续将自杀式袭击用作其主要的恐怖主义手段之一。据公开报道, 2017 年博科哈拉姆所使用的女性自杀炸弹手数目之多前所未有。<sup>62</sup>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这些团体的供资来源没有变化。会员国解释说, 盗窃和通过劫持车辆及其所载货物进行勒索仍是重要的资金来源。绑架勒索仍然是主要的供资来源之一, 继续发生绑架宗教代表、教师、地方兵和儿童等当地居民的行为。<sup>63</sup> 会员国报告称, 该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向在其活跃地区流通的毒品、货物和流动的个人“征税”并从中获益。

37.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跨境流动仍然是该地区会员国关切的一个问题。最近, 会员国报告说, 作战人员在区域各团体之间转变其效忠对象的情况不断增加。一些人采取雇佣军方式运作, 所获报酬的多少是其在各团体之间改换阵营的激励因素。<sup>64</sup>

### 3. 东非

38. 基地组织附属团体青年党仍然具有复原力, 与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相比仍维持主导地位。据会员国评估, 青年党对索马里以及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派遣部队的国家构成的威胁超过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2017 年, 青年党寻求在索马里之外的存在目标, 开展了试图在肯尼亚、埃

<sup>58</sup> 该团体自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sup>59</sup> 会员国资料。

<sup>60</sup> 会员国资料。

<sup>61</sup> 会员国资料。

<sup>62</sup> 见 Jason Warner and Hilary Matfess, “Exploding stereotypes: the unexpected operation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Boko Haram’s suicide bombers”,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2017 年 8 月。

<sup>63</sup> 会员国资料。

<sup>64</sup> 会员国资料。

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建立基地的行动。<sup>65</sup> 此外，青年党通过招募内部知情人增强了其能力和袭击频率。例如，2017年摩加迪沙发生的大多数袭击是由内部知情人提供便利的，这些人提供协助、指导和后勤支助，包括情报。<sup>66</sup>

39.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运送人和执行后勤任务的人继续在也门和索马里之间流动。这些活动得到迁移至也门并且活跃在半岛基地组织的前青年党战斗人员的协助。<sup>67</sup> 虽然该团体最初推行的计划是消灭从邻近地区以外来到索马里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见 S/2017/573, 第 48 段)，但是最近青年党欢迎那些其技能和知识对于培训青年党战斗人员必不可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这些作战人员暂时担任培训人员，在完成知识、能力和技能的转让之后马上离开。<sup>68</sup>

40. 非索特派团的各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青年党的能力，并从某些战略城镇赶走其战斗人员，使青年党所获资金流减少。随后，青年党战斗人员不得不实施抢掠等犯罪行为来为其行动提供资金。<sup>69</sup> 然而，除了已知的资金流之外(见 S/2017/573, 第 47 段)，青年党还在其控制区域用囚犯换取资金，开办准工商企业，并向农民、牧民和店主收取保护费和“税”。<sup>70</sup>

41.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于 2017 年初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南部取得了进展，但是几项因素导致其并未按照最初预计的那样进行扩张。首先，由于两个团体之间的对抗，青年党领导人不允许 Abdikadir Mumin(未列名)比他们发挥更大影响力和控制更多领土。其次，会员国指出，Mumin 最近未向其战斗人员发布实施袭击的指示，原因是 Mumin 及其下属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而造成行动瘫痪。<sup>71</sup> 一个会员国评估说，Mumin 未获得其战斗人员的实质性支助，因为他在极端主义圈子中不是一个知名人物，缺乏领袖魅力而且 2017 年大部分时间处境不佳。此外，邦特兰当局继续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活动，削弱了该团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42. 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为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提供物资和培训支助，尽管支助有限而且不可靠。<sup>72</sup> 因此，会员国强调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无法继续向其战斗人员支付最初所付的较高报酬。同青年党一样，伊黎伊斯兰国开始从

---

<sup>65</sup> 会员国资料。

<sup>66</sup> 会员国资料。

<sup>67</sup> 会员国资料。

<sup>68</sup> 会员国资料。

<sup>69</sup> 会员国资料。

<sup>70</sup> 会员国资料。

<sup>71</sup> 会员国资料。

<sup>72</sup> 会员国资料。

当地人那里获取收入。这一事态发展可能随着两个团体争夺资源控制权导致双方冲突加剧。

43. 人口贩运者和偷运者以每人 5 000 美元至 10 000 美元的费用向利比亚等各个目的地提供服务。<sup>73</sup> 这很可能吸引迁移或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倾向于绕过大城市，并选择偏远地区的路途。具体而言，2016 年和 2017 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利用了进入利比亚及该国各地的偷运路线来为其行动提供便利。随后，会员国报告称，它们已抓获一些打算前往利比亚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或者正在处理包括据信已在利比亚境内的战斗中死亡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在内的回返者。

#### D. 欧洲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继续辅助并煽动在欧洲发动袭击，显示出欧洲大陆仍是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发动外部袭击的优先地区。会员国强调，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通过因特网和社交媒体煽动和鼓励同情者发动袭击。此外，“旅行未遂者”人数日增，构成了第二项安全挑战。会员国解释说，对最近发生的袭击，例如 2017 年 8 月在西班牙发生的袭击的调查显示，欧洲的同情者与冲突区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之间存在着紧密交织的网络。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网络内还包括在国外的基地组织现在的或以前的协调人。

45. 同其他地区一样，监测组仅得到了少数有关从欧洲国家前往冲突地区的新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报告。此外，回到欧洲的回返者人数也有所下降。<sup>74</sup> 但是，会员国继续表示关切的是，回返者可能将如何制造炸弹等新技能带入现有的同情者网络，从而给当局带来潜在的重大挑战。开展的袭击和被挫败的恐怖主义阴谋显示，所掌握的技术能力有限而且继续使用的是刀、锤子或车辆等简易方法，但是有几个会员国报告称查获了大量简易爆炸装置部件，有时还发现了生产爆炸材料的持续企图。<sup>75</sup> 会员国还对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的有关介绍此种装置各种设计的辅导视频和材料感到关切。

46. 会员国强调指出，未成年人的回返继续带来困难的法律问题(见 S/2017/573, 第 12 段)，并强调指出，一些儿童被激进化，甚至参与冲突区的战斗；此类案件难以处理或起诉，部分原因是还没有针对此类问题的专门立法。<sup>76</sup> 有几个会员国对释放目前被监禁的回返者可能对国内安全局势造成的影响表示关切。难以从冲突区内获得刑事证据往往是检察官面临的一项挑战，使得只能对可能极其危险的人判处有限刑罚。监狱系统内的激进化也依然是一项挑战(见 S/2017/573, 第 10 段)。

<sup>73</sup> 会员国资料。

<sup>74</sup> 会员国资料。

<sup>75</sup> 例如，Cambritis 恐怖主义小组的三过氧化三丙酮工厂事件。原计划是袭击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见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The Coordinated ISIS campaign in Europe”, 2017 年 9 月 20 日。

<sup>76</sup> “Le cas particulier des enfants soldats”, *Le Monde*, 2017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

## E. 中亚和南亚

47. 同其他地方一样，中亚和南亚新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冲突地区的情况几乎已停止，最初是因为会员国采取措施，但后来则是由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缺乏接收新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意愿或能力。但是，努斯拉阵线及其各种相关团体仍对已被激进化和招募为战斗人员的某些国外的中亚人具有吸引力。<sup>77</sup> 会员国依然感到关切的是，回返者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过去两年，一些来自中亚的迁移者参与了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国家境内的恐怖主义袭击。一些人从土耳其前往东南亚，此后前往哪里以及目前命运如何不得而知。<sup>78</sup>

48. 阿富汗和国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但是它继续进行抵抗并发动袭击，尤其是在喀布尔。在一些地区，伊黎伊斯兰国与塔利班之间有激烈竞争；在其他地区则似乎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迁就。<sup>79</sup> 阿富汗境内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分子的数目及其地域分散性都有所增加。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族战斗人员的存在可能导致伊黎伊斯兰国对中亚各国造成威胁。在该国全境，伊黎伊斯兰国指挥 1 000 至 4 000 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前成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QDe.010)前成员、邻近地区以外的战斗人员以及阿富汗塔利班的叛逃者。许多战斗人员曾是巴塔运动成员。<sup>80</sup> 会员国强调指出，持续的军事压力导致楠格哈尔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丧失人员，但是它能够相当迅速地补充队伍。

49. 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从勒索楠格哈尔的民众和农业生产中获取资金。<sup>81</sup> 该团体从木材和绑架勒索赎金中获取了一些资金，但是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内部收入，如果没有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支助将处于困境。<sup>82</sup> 迄今为止，没有迹象显示它参与了贩运毒品。事实上，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处决了涉嫌参与交易的自身成员。<sup>83</sup> 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得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一些财政支助，但被劝告要更加自给自足，而且认识到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资金可能不会持续。<sup>84</sup> 因此，它迫于压力要寻找筹集资金的新办法；如果它要维护其竞争优势，即向战斗人员支付高于该区域其他团体支付的报酬，就更是如此。

<sup>77</sup> 会员国资料。

<sup>78</sup> 会员国资料。

<sup>79</sup> 会员国资料。

<sup>80</sup> 会员国资料。

<sup>81</sup> 会员国资料。

<sup>82</sup> 会员国资料。

<sup>83</sup> 会员国资料。

<sup>84</sup> 会员国信息。另见第S/2017/573，第 57 段。



50. 会员国强调，在阿富汗境内行动的战斗人员数目增加。效忠塔利班的战斗人员加上基地组织各附属团体成员，总数可能多达 60 000 名战斗人员，高于 2016 年的数字。<sup>85</sup> 会员国报告称，目前该国境内活跃着 20 多个团体。塔利班仍然是最大的团体，大约有 40 000 至 45 000 名战斗人员。<sup>86</sup> 其次是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和一系列基地组织附属实体，包括巴塔、虔诚军(QDe.118)、羌城军(QDe.096)、伊斯兰军、真主军、东突伊斯兰运动(东突)(QDe.088)和乌伊运。乌伊运已分裂，位于不同地点且规模各异的一些派别正在与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或塔利班合作。<sup>87</sup>

51. 会员国估计，目前在阿富汗境内行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不足 10 000 人或多达 15 000 人。其中相当数量来自邻近地区。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迁移者也前往阿富汗。据一个会员国估计，目前这些人大约有 200 人。

52. 基地组织继续与塔利班合作，以换取掩护基地和行动空间(见 S/2017/409，第 14-16 段)。扎瓦希里目前仍被认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见 S/2017/409，第 17 段)。一个会员国称，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战斗人员担任塔利班的顾问和教官，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有 150 至 180 名特工人员。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还从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偏远地区招募人员。<sup>88</sup> 尽管会员国对此关切，但是并不清楚大量的基地组织人员最终已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参加那里的战斗(见 S/2017/573，第 56 段)。

53. 通过 2 000 多次基于情报的行动，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开展的巴基斯坦军事行动逮捕了 4 000 名恐怖主义分子；大约 100 个当地的支助网络也被阻断。<sup>89</sup> 军事行动还使伊黎伊斯兰国无法获得在该地区设立组织架构的空间。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负责的恐怖主义袭击主要是由地方团体成员在伊黎伊斯兰国的跨界策划和支助下开展的。<sup>90</sup>

54. 一个会员国对马尔代夫易受到回返者的影响表示关切，因为马尔代夫的人均战斗人员数目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 F. 东南亚

55. 会员国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的损失正在使东南亚面临的威胁加剧，原因是其资金和战斗人员分散至世界各地。虽然来自东南亚的大约 1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大多数尚未回返，但是那些已回

<sup>85</sup> 会员国资料。

<sup>86</sup> 会员国资料。

<sup>87</sup> 会员国资料。

<sup>88</sup> 会员国资料。

<sup>89</sup> 会员国资料。

<sup>90</sup> 会员国资料。

返者以及那些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了跨国威胁。<sup>91</sup> 在该区域各会员国境内活动的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在战斗人员、资金和武器流动方面彼此合作。<sup>92</sup> 此外，该地区以外的战斗人员比较活跃，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该地区被逮捕或被打死。<sup>93</sup>

56. 过去几年，该地区的恐怖主义阴谋显著增加。<sup>94</sup> 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仅印度尼西亚就有至少10次伊黎伊斯兰国煽动的袭击。<sup>95</sup> 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东印尼圣战者”)(QDe.150)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解除作战能力，Jamaah Ansharut Daulah(JAD)(S/2017/573, 第62段)和Jamaah Ansarul Khilafah(JAK)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两个最重要的恐怖主义网络，各自在若干省存在。<sup>96</sup> JAD的思想领袖是奥曼·罗什曼(QDi.407)，JAK则由前囚犯和伊斯兰祈祷团(QDe.092)前成员Abu Husna(未列名)领导。<sup>97</sup> 迄今为止，JAD在发动袭击方面更为积极，而JAK则被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sup>98</sup>

57. 马来西亚有影响力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Muhammad Wanndy Mohamed Jedi 死亡，导致马来西亚面临的威胁暂时减少，因为此人曾积极从叙利亚指导策划，包括策划了 Movid 发生的致命袭击(见 S/2017/35, 第60段)。总体而言，自2013年以来，在马来西亚侦破了18起阴谋，其中包括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策划的阴谋、当地煽动的阴谋以及独自行动者发动的袭击。<sup>99</sup> 此外，2017年，马来西亚当局捣毁了马来西亚境内招募当地人和外国人前往菲律宾南部作战的几个小组。<sup>100</sup>

58. 经过五个月密集的城市游击战，菲律宾南部马拉维市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被击败，从而使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愿望受挫，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在东亚的“埃米尔”伊斯尼隆·托托尼·哈皮隆(QDi.204)、<sup>101</sup> Maute 兄弟(见

<sup>91</sup> 会员国资料。

<sup>92</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Marawi, The 'East Asia Wilayah' and Indonesia”, 2017年7月21日。

<sup>93</sup> 会员国资料。例如，马来西亚当局逮捕了数十名不同国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一次，当局逮捕并驱逐了来自伊拉克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前高级指挥官。在马拉维市被封锁期间，来自该区域以外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打死。

<sup>94</sup> 会员国资料。

<sup>95</sup> 会员国资料。

<sup>96</sup> 会员国资料。

<sup>97</sup> 会员国资料。

<sup>98</sup> 会员国资料。

<sup>99</sup> 会员国资料。只有 Movid 的袭击取得了成功。

<sup>100</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1</sup> S/2017/35, 第59段。另见澳大利亚谴责东亚伊斯兰国，可查阅：[www.nationalsecurity.gov.au/Listedterroristorganisations/Pages/Islamic-State-East-Asia.aspx/](http://www.nationalsecurity.gov.au/Listedterroristorganisations/Pages/Islamic-State-East-Asia.aspx/)。

[S/2017/573](#), 第 59 和 60 段)以及一名联络广泛的协调人, 即马来西亚人 Mahmud Ahmad 等领导人死亡。<sup>102</sup> 在收复该市的战斗中, 菲律宾部队遭遇到使用狙击手、简易爆炸装置、佯攻、无人驾驶飞机、地道、散兵坑和人盾的好战分子。<sup>103</sup>

59. 尽管遭遇损失, 马拉维市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和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成功占领城市地区的一场具有重大象征和宣传意义的胜利; 会员国称, 尽管封锁结束而且其高级领导人死亡, 但是伊黎伊斯兰国对菲律宾的威胁持续存在。据会员国评估, 此次封锁可能对该区域产生长期影响, 并对其他好战分子起到煽动作用。此次封锁有宣传方面的价值, 这体现在伊黎伊斯兰国在其宣传中更加关注东南亚, 并呼吁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迁移到该地区。<sup>104</sup> 但是, 在短期内, 菲律宾南部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好战分子需要时间来重新编制, 尤其是因为没有哪个领导人有能力显而易见地取代哈皮隆并将各派别团结起来。<sup>105</sup>

60. 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不是该地区面临的唯一威胁, 因为东南亚也面临着在该地区长期具有吸引力的基地组织长期附属团体的威胁。<sup>106</sup> 该地区的会员国认为, 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一样, 东南亚的基地组织附属团体, 尤其是伊斯兰祈祷团, 将再度活跃。<sup>107</sup> 从与伊黎伊斯兰国结盟转向与基地组织结盟是可能的, 因为许多东南亚的伊黎伊斯兰国好战分子最初就是从伊斯兰祈祷团发展出来的。<sup>108</sup> 会员国指出, 伊斯兰祈祷团正在等待时机, 并且依然很危险。

61. 东南亚各团体获得的资金来自同情者的捐款(通常数目不多)、犯罪活动(见 [S/2017/35](#), 第 61 段)以及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通过该地区内外的第三国所提供的资助。<sup>109</sup> 2016 年底至 2017 年, 菲律宾南部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在马拉维市封锁之前收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提供的数十万美元。<sup>110</sup> 此外, 此次封锁可能使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发了一笔横财, 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抢劫银行获得大笔资金, 而当局迄今只收回了部分资金。<sup>111</sup>

<sup>102</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3</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4</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5</sup> 会员国资料。但是出现了可能的接替者的传闻, 例如马来西亚人 Amin Baco(未列名)或菲律宾人 Furuji Indama(未列名)。

<sup>106</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7</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8</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9</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A/S/2017/573](#), 第 65 段。

<sup>110</sup> 会员国资料。

<sup>111</sup> 会员国资料。

### 三. 影响评估

62. 多个区域利益攸关方加紧了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努力。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于 2017 年 11 月召集了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国防部长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该联盟由 41 个致力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成员国组成。<sup>112</sup> 此外，土耳其采取了旨在阻止伊黎伊斯兰国利用金融体系及创收的措施，并切断通过中间人或协助者进行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资金的流动。

63. 由于失窃或被掠文物取自博物馆和储存设施以及考古挖掘地点和坟场，因此难以估测文物损失情况。此外，抢掠活动挖掘了此前未知文物。然而，据一个会员国估测，从叙利亚非法取走的文物可能高达 100 万件。与冲突区接壤的会员国在过去几年里缴获了数万件物品。<sup>113</sup> 虽然疏散了一些博物馆的库存，但伊德利布博物馆等其他博物馆的藏品被认为完全“丢失”。据一个会员国报告，叙利亚文物和博物馆总局维护的全国目录通常会对该国博物馆的物品、包括储存设施的物品进行登记。

64. 会员国向监测组重点指出，叙利亚和伊拉克博物馆的物品通常带有用不可改动的油墨标注的登记号。这一号码与各自博物馆的目录编号对应。很难在不损坏物品的情况下去除这些号码。此类目录编号有助于查明冲突区内博物馆失窃物品，帮助会员国当局和私营部门参与者确定可疑物品。

6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文化遗产可能面临恐怖主义组织抢掠风险的其他会员国，重点指出目录登记号对查明失窃和被掠物品的作用，鼓励它们编制博物馆目录编号清单并同与冲突区接壤的会员国以及失窃或被掠文物的可能目的地国及相关国际组织交流已知或疑似被掠和失窃物品的相关编号。

### 四. 制裁措施

#### A. 旅行禁令

66. 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军事失利，目前滞留上述两国的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会决定离境返乡或迁到其他冲突区，因为他们难以混入当地民众。伊黎伊斯兰国收缴了前来投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并将其保存用于可能的国际旅行。<sup>114</sup> 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在攻占叙利亚各个城市的护照办事处时得到了约 9 700 本

---

<sup>112</sup> “沙特阿拉伯发起反恐怖主义首脑会议。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国防部长理事会成立会议的主题是‘联手反恐’”，《国民报》，2017 年 11 月 24 日。

<sup>113</sup> 会员国资料。

<sup>114</sup> 会员国资料。

空白的叙利亚护照。<sup>115</sup> 虽已向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报告了这些叙利亚空白护照编号以输入失窃旅行证件数据库,但会员国强调了回返者或迁移者可能试图用这些护照进行国际旅行的风险。

67. 会员国,特别是与冲突区接壤的会员国,继续强调难以查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以及制裁名单所列人员。虽然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的公开和保密版本均载有名单所列人员的生物特征数据,但收集此类数据以及将个人生物特征数据录入国际刑警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所列仍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它有助于会员国查明相关人员,不论他们向当局出示什么旅行证件。

68. 2017年12月21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96(2017)号决议,重点指出了回返者和迁移者问题。该决议对第2178(2014)号决议进行了更新,述及一系列问题并载有反映监测组自2016年以来所作威胁评估和所提建议的各项措施。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第15段中还强调了生物特征数据对查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重要性,并鼓励会员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分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生物特征数据。

6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重点指出管制回返者、迁移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制裁名单所列人员的国际旅行的重要性,强调生物特征资料对查明相关人员、特别是可能持失窃、伪造或篡改的旅行证件进行旅行的人员的重要性,并重点指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而且,根据第2396(2017)号决议,再次鼓励<sup>116</sup>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章,向委员会提交制裁名单所列人员的生物特征数据、特别是高质量照片和指纹,并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类似生物特征数据。

70. 安全理事会第2396(2017)号决议还强调旅客姓名记录是除预报旅客资料之外的一个重要工具,并鼓励会员国与相关或有关切的会员国分享旅客姓名记录数据,以发现返回来源国或国籍国、或前往或迁往第三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该决议第12段还鼓励会员国利用旅客姓名记录数据来执行针对制裁名单所列人员实行的旅行禁令。自2013年以来,监测组一直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空运协会)讨论旅客姓名记录数据问题。监测组将继续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协会以及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就此问题开展互动协作,并适时向委员会通报最新调查结果。

71. 在通过第2178(2014)号决议之后,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国际民航组织、空运协会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就执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开展互动协作。监测组还积极参加反恐执行工作队举办的预报旅客资料讲习班。2017年10月,国际民航

---

<sup>115</sup> 会员国资料。

<sup>116</sup> S/2017/573, 第91段。

组织将预报旅客资料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9 所列新标准。<sup>117</sup> 监测组积极参加了国际民航组织在通过这项标准期间进行的讨论。将预报旅客资料作为全球标准是一个重要步骤，有助于确保有效利用旅客流动数据来执行对制裁名单所列人员实行的旅行禁令并管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归者和迁移者的流动。

72. 监测组还继续与会员国就执行陆地边界旅行禁令开展合作。在许多情况下，管理松懈的边界以及与边界管理相关的挑战继续妨碍有效执行禁令。具体而言，没有在陆地和海上边界点根据制裁名单采取充分筛检措施，这可能被采用“间断式旅行路线”<sup>118</sup> 回返或迁到其他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利用。此外，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利用一些区域经济集团的人员自由流动规定，便利自身行动。在这方面，信息分享仍是一个重要缓解措施。

7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重点指出管理松懈的陆地和海上边界不利于管制制裁名单所列人员、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旅行，并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章，采取双边或区域边界管制信息共享机制等适当边界管控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74. 如上次报告(见 S/2017/573，第 92 段)所述，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开发了一个新的移民信息和数据分析系统。目前有 19 个国家使用这一系统，主要是非洲国家。虽然移民信息和数据分析系统并非意在成为一个边界管理系统，但预报旅客资料数据、刑警组织通告和数据库及其他边界管理系统可与该系统整合。若干会员国不仅在国际边界采用上述系统，而且还在难民营和流离失所者营地使用这一系统。鉴于这一工具日益重要，监测组将继续与会员国及移民组织开展互动协作，收集关于这一系统技术特点的补充资料，以便按照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99 段的规定，在最新情况介绍中向委员会提供概述。

## B. 资产冻结

75.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世界海关组织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特别是联合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合作，以提高关于海关机构对实施涉及国际货物和货币流动的资产冻结以及武器禁运的战略作用的认识。2017 年 11 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委员会通报了该方案的情况。

76. 在访问会员国期间，监测组继续重点指出海关机构与相关执法、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分享。在这方面，监测组鼓励会员国加入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该方案有助于会员国有序实施国内跨机构信息分享。该方案

<sup>117</sup> 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标准与建议措施。《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9，简化手续，第 15 版(2017 年 10 月)，第 67 页。可查阅：[www.icao.int/doc/ICAO/an\\_09\\_Facilitation\\_15ed\\_October%202017\\_rev.26.pdf](http://www.icao.int/doc/ICAO/an_09_Facilitation_15ed_October%202017_rev.26.pdf)。

<sup>118</sup> “间断式旅行路线”一词是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在国际旅行期间使用多种运输方式，如合并采用航空旅行及车辆或船舶旅行。

的核心要素是设立跨机构港口管制组，<sup>119</sup> 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执法机构，包括海关、警察和情报机构。

77. 港口管制组工作人员得到了装备和培训，以便利用一切可用资料，通过风险分析和其他特征类型分析技巧，更好地查明和检查高风险集装箱。跨机构组还可使用世界海关组织开发的名为“ContainerCOMM”的安全通信应用程序与其他国家的对口单位交流信息。

78. 在访问成员国期间，监测组注意到，海关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通常限于分别分析海关机构提供的货币和其他金融工具申报资料以及金融情报机构提供的可疑交易报告所载信息。实现了信息流通合并的会员国强调，合并上述两个信息流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方面显然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79. 一个会员国设立了金融情报机构和海关专家联合常设小组，该小组定期开会，处理和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资金流数据以及货币申报表和可疑交易报告中的现有数据。此类联合分析有助于查明罪行，包括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与制裁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货物和货币流动。特别是，上述两个部门都可提高能力，减轻易受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非法买卖文物和其他奢侈品影响的自由区或自由港等地区的风险。

8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章，探讨采取设立金融情报机构和海关专家联合常设小组等措施，使海关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能够在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资金流动等领域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分析。

8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面向金融行业的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开展外联工作。2017年10月，监测组首次参加了阿拉伯银行联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联邦储备银行总部共同主办的会议。监测组强调了制裁制度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一项重要工具，并概述了其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遭受军事挫折后发生变化的筹资情况的当前威胁评估。与会者强调，此类直接交流对开展减轻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筹资风险的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代理银行关系方面，而且有助于促使金融机构提高警惕，保障出入冲突区的交易流，同时减轻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滥用金融系统的风险。监测组目前正与阿拉伯银行联盟讨论是否有可能进行更专门的深入和有序的后续对话。

### C. 武器禁运

82. 武器和弹药流向制裁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仍是会员国关切的问题，防止合法武器被恐怖主义团体转移和滥用是私营部门及会员国当局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个会员国解释说，一些制造商直接控制海外交付，在运送武器的船上派遣随行人

<sup>119</sup> 还在若干机场设立了联合港口管制组。

员。然而，会员国还重点指出，冲突区的冲突沿线及各团体之间存在出售贩售武器的现象。因此，确保预定接收方不转移物资仍然至关重要。

8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法规，促使相关武器制造商更加认识到交付的武器弹药存在被转移至恐怖主义组织的风险，同时执行详细深入的了解客户程序，并将其作为一个减轻风险工具。

84. 监测组继续积极参与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各种全球专家论坛。会员国向监测组重点指出，恐怖袭击使用的多数简易爆炸装置部件是在当地或本区域供应和组装的。因此，各国情报和执法机构、包括海关机构就简易爆炸装置部件问题开展会员国内部及会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减轻这一威胁的重要工具。

85. 全球盾牌方案<sup>120</sup>旨在降低恐怖主义分子获取设计简易爆炸装置所需材料的能力。该方案致力于增强海关和相关边界管制机构的能力，以监测恐怖主义分子用以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化学品和部件的合法流动并打击非法转移和贩运。目前，有 94 个国家加入了该方案，通过一个安全通信应用程序相互连接，就可疑货运交流信息并报告缉获情况。虽然该方案的最初地域重点是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现已扩大到非洲、中东和东南亚。

8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法规，与全球盾牌方案分享关于恐怖主义分子所用材料的信息，以确保相应更新关于这些材料的全球监测工作。此外，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加入全球盾牌方案的会员国加入该方案。

87. 会员国继续表示关切恐怖主义团体滥用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无人机，特别是在伊黎伊斯兰国大量使用无人机之后(见 S/2017/573，第 18 和 96 段)。一些会员国对此类设备的进口和交易实施了管制。然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不受管制的全球无人机贸易被强调为潜在安全风险。<sup>121</sup>

#### D.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8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来自更广泛区域的会员国积极参与了将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个人和实体列名的进程，根据这些提议，8 名个人和 5 个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若干高知名度的伊黎伊斯兰国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关键协助者和金融代理人。与此同时，通过与会会员国的积极接触，现有名单条目的质量亦得到实质性改善。名单仍是执行制裁制度所定制裁措施的核心业务文书，而且正日益成为反映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威胁的战略性文件。根据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48 段，秘书处继续向监测组通报开发增强型数据模型的最新情况。

<sup>120</sup> 2010 年，世界海关组织在刑警组织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支持下启动了全球盾牌方案。

<sup>121</sup> 会员国资料。



89. 目前，名单所列人员的生物特征信息仅通过刑警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通告转送。因此，这些数据仅分发给会员国内可查阅刑警组织提供的数据的那些部门。通过名单转送生物特征数据、特别是照片将有助于更广泛的部门及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查阅这一信息。

9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指示秘书处与监测组合作，探讨通过制裁名单提供名单所列人员生物特征数据、特别是照片的技术可行性，尤其是对使用打印的名单副本进行筛检的执行单位而言。

##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91. 2017年6月至12月，监测组开展了20次国别和技术访问。监测组继续推行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全球反恐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非洲联盟委员会及国际和平支助培训中心举办的42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监测组还是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融资小组的正式观察员，并参加了全球反达伊沙联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工作组。

92. 监测组举行了两次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东南亚和西非的关联个人和实体构成的威胁。监测组提高了与会各部门对可把制裁制度用作国家反恐战略组成内容的认识，并鼓励在本区域开展更密集的信息交流以应对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会员国向监测组提供具体资料，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直接参与贩运人口和性暴力，并将其作为该团体的一种创收手段。

93.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交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开展互动协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信通技术部门的私营利益攸关方合作，并参加了信通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举办的若干讲习班和一次特别会议。在这些活动期间，监测组提高了对制裁制度的各项规定和制裁名单的认识。监测组在编制秘书长法定报告期间与反恐执行局密切合作(见第2368(2017)号决议，第101段)。监测组仍是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执行工作队各工作组的活跃成员，参加了工作队的各工作组。

9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洗钱、犯罪所得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全球方案与监测组、反恐执行局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制定了一个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1988制裁制度的为期三天的专门培训课程。作为项目试点阶段的组成部分，在监测组的积极参与下，欧安组织及全球方案举办了两次培训师培训活动。2017年12月12日至15日在比什凯克提供了第一个完整培训课程。来自各政府机构的15名吉尔吉斯政府官员参加了培训。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为开发和交付该项目提供了自愿财政捐款。监测组还继续积极参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举办的重点讨论防止和打击运往伊拉克的两用化学

材料的讲习班，并出席了预防恐怖主义处和全球方案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维也纳主持的第一次简易爆炸装置问题专家组会议。

95.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mailto: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 附件

###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1.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制裁名单所列或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 巴基斯坦

2.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Al Rashid 信托 (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Al-Akhtar 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sup>1</sup>

3.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起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 Al-Akhtar 国际信托 (QDe.121)的别称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提出起诉。<sup>2</sup>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 联合王国就对其一项决定的司法审查提出的异议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本制裁制度列名的下列个人：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进行，审理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sup>3</sup>

---

<sup>1</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2</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3</sup>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